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荷花淀派小说选

冯健男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荷花淀派小说选

冯健男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花淀派小说选/冯健男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中国文库)

ISBN 978-7-02-008527-9

I. ①荷… II. ①冯…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5486 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责任校对:刘光然

整体设计:翁涌 李梅

责任印制:王铁生

荷花淀派小说选

Hehuadian Pai Xiaoshuo Xuan

冯健男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64 千字 印数:1-500

ISBN 978-7-02-008527-9

定价:48.50 元

“中国文库” 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

(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技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 1000 种,分辑出版。自 2004 年以来,已先后出版四辑,每辑约 100 种,分精装平装两类。2011 年时值辛亥革命 100 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五辑作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蔡名照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殿利 王大可 王兴康 马五一 王明舟 王瑞书 孙月沐
刘晓明 肖启明 李 岩 李 峰 李声笑 吴尚之 罗争玉
徐 岩 吴 斌 吴江江 宋焕起 宋一夫 陈庆辉 林国夫
贺圣遂 贺耀敏 祝君波 陶 骅 郭义强 黄书元 常汝吉
龚 莉 靳立华 樊希安 潘凯雄

“中国文库·第五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刘伯根

副主任 张贤明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李 昕 汪家明 林 阳

莫蕴慧 徐 俊 管士光 臧永清

编辑组

乔先彪 唐 俭 何 奎 杜 宇 董 易

印制组

王铁生 兰本立 陆南宸 何 奎 杜 宇

中国文库

(第五辑)

【哲学社科类】

- 孙中山著作选编 陈铮选编 中华书局
- 黄兴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中华书局
- 宋教仁集 陈旭麓主编 中华书局
- 廖仲恺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 朱执信集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
- 中国政治思想史 陶希圣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民国政制史 钱端升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民国政党史 谢彬撰 章伯锋整理 中华书局
- 经学历史 皮锡瑞著 周予同注释 中华书局
-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朱维铮校订 中华书局
- 新唯识论 熊十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 逻辑 金岳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科学与玄学 罗家伦著 商务印书馆
- 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李剑农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 中国近代经济史 汪敬虞主编 人民出版社
- 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著 团结出版社
- 中国经济原论 王亚南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中国经济思想史 唐庆增著 商务印书馆
- 财政学 何廉、李锐著 商务印书馆
- 货币与银行 杨端六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刑法学 蔡枢衡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乡土中国 费孝通著 人民出版社
- 文化人类学 林惠祥著 商务印书馆
- 优生概论 潘光旦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西洋文化史纲要
- 雷海宗撰 王敦书整理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西学东渐记 容闳著 徐凤石 恽铁樵等译
- 钟叔河导读、标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 语言学史概要 岑麟祥编著 岑运强评注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高平叔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 董宝良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陆费逵文选 陆费逵著 中华书局
 张元济论出版 张元济著 张人凤 宋丽荣选编 商务印书馆
 韬奋文录新编 邹韬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史学类】

- 国故论衡 章太炎撰 庞俊 郭诚永疏证 中华书局
 国史大纲 钱穆著 商务印书馆
 通史新义 何炳松著 商务印书馆
 台湾通史 连横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武昌革命史 曹亚伯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黎澍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洋军阀史 来新夏等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国民党史稿 邹鲁编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华民国外交史 张忠绶编著 华文出版社
 西洋史 陈衡哲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欧化东渐史 张星烺著 商务印书馆
 清末立宪史 高放著 华文出版社

【文学类】

- 秋瑾诗文选注 郭延礼 郭蓁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邹容集 张梅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天华集 刘晴波 彭国兴编 饶怀民补订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于右任诗词选 杨中州选注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南社诗选 林东海 宋红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作品选 范伯群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会小说选 李葆琰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创造社作品选 刘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太阳社小说选 李松睿 吴晓东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畔派诗选 刘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浅草—沉钟社作品选 张铁荣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语丝》作品选 张梁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未名社作品选 黄开发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月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象征派诗选	孙玉石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感觉派小说选	严家炎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代派诗选	蓝棣之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语派作品选	庄钟庆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派小说选	吴福辉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北作家群小说选	王培元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七月派作品选	吴子敏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	李光荣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叶派诗选	蓝棣之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荷花淀派小说选	冯健男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药蛋派作品选	高捷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辨	俞平伯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诗史	陆侃如、冯沅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艺术类】

万木草堂论艺	康有为 著	荣宝斋出版社
中国绘画史	潘天寿 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绘画理论	傅抱石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雕塑艺术史	王子云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陶瓷史	吴仁敬 辛安潮 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戏剧史	徐慕云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洪深戏剧论文集	洪深 著	东方出版中心
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焦菊隐 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吴钊 伊鸿书 赵宽仁 古宗智 吉联杭 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素月楼联语	张伯驹 编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熊秉明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夏衍电影论文集	夏衍 著	东方出版中心
银幕形象塑造	赵丹 著 赵青 整理	东方出版中心

【科技文化类】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	龚育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家谈 21 世纪	李四光 等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陈方正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医学史 陈邦贤著 团结出版社
 化学史通考 丁绪贤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科学概论 王星拱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 竺可桢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综合普及类】

书林清话 叶德辉著 华文出版社
 文坛五十年 曹聚仁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胡适 蔡元培 王云五等编 商务印书馆
 佛教常识问答 赵朴初著 华文出版社
 词心笺评 邵祖平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潮与新潮 蒋梦麟著 东方出版社

序

冯 健 男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流派的发生、发展以至分化和消长,是常有的事。这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反映,也是文学创作发展的必然。“荷花淀派”(以下简称“荷派”)的形成稍晚,而且并非一大流派,但其特色是为人所乐道的,其影响不应忽视。

大体说来,“荷派”缘起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和延安,形成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津、京、保三角地带,而人们对它予以回顾,认为它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并以“荷花淀”名之,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近几年来的事。

“荷派”主要代表作家,是孙犁。

孙犁,河北安平人,青年时期曾在保定读书,后至北平,欲从事文学事业,不久知不可行,乃至白洋淀边的同口镇小学教书,这是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事。至一九三七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即投身于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革命队伍,因而真正走上了文学和生活之路。伟大的抗日战争使孙犁获得思想、道德、美学的启迪,找到了丰富的创作的源泉;而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间的白洋淀边的教学生活,对于他的创作亦颇为重要,因为他在教课之余,随时和当地的人民相亲近,加以白洋淀的天光水色,对于他的感情色彩和创作性灵是

那样的契合和融洽,以至于他在此后不断地从白洋淀汲取和提炼生活题材来进行创作,生发而为初日芙蓉,不但使人赏心悦目,而且给人以奋发向上的战斗之力。举其要者来说,一九四二年在阜平写的《琴和箫》,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写的《荷花淀》、《芦花荡》,一九四六年从延安回到冀中后在河间写的《嘱咐》,等等,就都是这一方面的作品。特别《荷花淀》一篇,是孙犁的代表作,或者说是“荷派”的代表作,也是“荷派”命名之所由来。“荷花淀”者,白洋淀也,或者说是白洋淀之精华所在。作者也确实通过他的作品,写出了白洋淀的精华,即所谓“人杰地灵”。中国的文学流派,向来有以地望命名的习惯,如江西、公安、竟陵、桐城等派;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过“湖畔”(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汉园”(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小的集体。而“荷派”之名,则不但是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而且还本于《荷花淀》这个作品,这就更有一番新意。

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并不是孙犁创作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孙犁的较多数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还有他的两个中篇小说和一个长篇小说,都并不写白洋淀的人和事,而是写冀中平原以至冀西山区的人和事;但它们仍然具有“荷花淀”的明丽色彩和清新气息。《荷花淀》是孙犁及其一“派”的代表作,用以名其流派,鲜明而又恰切。

孙犁的创作,在当年的晋察冀边区,在延安,都曾引人注目,受人赞赏,但由于战争的环境和其他原因,当时还未能形成什么文学上的“流派”。就晋察冀来说,在这块大的抗日根据地,是产生了不少作家的,其中如方纪、田间、魏巍、梁斌、康濯、曼晴、远千里等,向来和孙犁的关系很亲密,并一致称赞他是一位树立了独创的艺术风格的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彼此不同,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时期,都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荷派”是在建国初期,由孙犁作品对于

一些文学青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所促成的,同时,这又是和孙犁作为一个文学园丁对于这些青年作者热情和辛勤的培养与扶植分不开的。

全国解放后,孙犁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前后所写的短篇和中篇创作,曾先后以《荷花淀》、《芦花荡》、《农村速写》、《村歌》等名目出书,后来又出了一本《白洋淀纪事》,收入作品数十篇,算是这位作家的创作的一个比较完全的集子。这些出版物吸引了不少青年作者,打开了他们的思路 and 眼界,把他们引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例如,刘绍棠回忆说,当初“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①。韩映山回忆说,“五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美是应该追求的,但美不应该是孤立的,她是和时代环境相关联的”^②。孙犁的作品确实以其特有的美感和力量启迪着一些美和文学的青年爱好者。后来,孙犁的新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出版,就更加显示出这位作家的丰盛和成熟,他的影响因而也更甚了。

另一方面,进城以后,孙犁编辑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即以此为园地,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由于这个文艺周刊只不过是一个地方的小刊物,影响力所及,主要在天津、北京、保定一带。但这也有好处,那就是便于编辑者对于当地的一些经常来稿的青年人的精心培养。孙犁从他们的来稿中细心发现人才,通过改稿、通信、交谈、办讲习班、讲课、在发表他们的作品时加编者按语等办法,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坚持不懈的创作指导。这样,就以孙犁为中心,以《文艺周刊》为园地,形成了一种可

① 《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芙蓉》1980年创刊号。

② 《绿荷集·后记》。

观的和宜人的文学局面和气候,因此得以露出头角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是可以数出一大串名字来的,而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可说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在五十年代就显露出文学的才华,至今仍然活跃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苑。人们后来说的“荷花淀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当然,他们当时并非十分自觉地、有意识地要形成这么一个“流派”(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流派,都很难说是这样搞起来的);但是,也不好说,形成“荷派”的这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离开了任何主观的愿望和努力的。例如孙犁在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上,便有他的抱负和识见。他的主张是:“刊物要往小而精里办,不往大而滥里办。这不只是为了节省财、物、人三力,主要是为了提高创作的水平。”“刊物要有地方特点,地方色彩。要有个性。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与兄弟刊物竞争比赛。”^①这是孙犁的经验之谈和一贯的办刊方针。由于他努力实践这种主张,终于使一个地方的文学小刊物,形成一种气候、一种局面——实即一个流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和创作水平的提高,这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更重要的自然是和时代精神与思潮、政治背景与倾向、文学观念与主张密切联系的;只有一些人在这些方面相同或近似,甚至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地步,才能形成一种流派。“荷派”的形成也是这样,它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气候和革命热情。孙犁带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风云和烟尘,从农村和战地进入刚解放的城市(天津,它也是战地),而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则是河北农村和战地的孩子,在北京、天津、保定解放前后进城念书。孙犁后来说,“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至于我们,则

^① 《关于编辑和投稿》,《秀露集》160页。

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在解放初,战争时期的余风犹烈,进城以后,我还是写了不少东西。”^①这一番话,概括了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到新中国的生气勃勃、热气腾腾的大好形势和人才辈出、万木争荣的动人景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伟大的抗日战争使孙犁这一代的青年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成长为知名的作家;而伟大的社会主义开创时期的热烈的生活和斗争,又使刘绍棠这一代的文学青年在歌声遍野的平原上破土而出。他们拿起笔来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人新事。在政治上、在艺术上,这些青年人和前辈一样是纯朴的、向上的,所以他们喜欢解放区的作家们描写解放区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并以此为范本来进行自己的创作。这可以说是“荷派”得以形成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

然而,新生的美好的事物,常常走着曲折发展的道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荷派”初步形成,却就势难发展。先是反右扩大化,后是“文化大革命”,使得它不但未能生发和扩充,反而萎缩和解体。直到十年内乱结束以后,几乎涣散和停顿了二十多年的“荷派”才恢复其活力。近几年来,老作家孙犁虽然没有再写小说,但散文、杂文时见发表;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中年作家的创作力很旺盛,不断有短篇和中篇的力作问世;而且,还有些文学新人,从其创作“个性”、“色彩”看来,可以说是倾向于和学习着“荷派”。这是可喜的。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十年内乱和此后的拨乱反正造成的人们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不能不在“荷派”中体现出来。这一点,在从维熙的创作中表现尤为分明。他不但写日常生活,也写非常生活;不但写出了诗情画意,也写出了生活悲剧,写

^① 《文字生涯》,《晚华集》100—101页。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悲而壮,慨而慷,给人以鼓舞力量”^①的东西,这和他在五十年代的创作的情调和气息是显然有所不同的。刘绍棠、韩映山固然还在致力于描画他们的家乡,不时以运河边上和白洋淀周围的人物和环境的图画奉献读者,但也自然不免带有生活变化和作者心境波澜起伏的新的印痕。要而言之,他们的生活经验丰富了,视野阔大了,观察力和表现力加深了和提高了,在气质上也有了不同的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甚至使得“荷派”在一些方面无复旧观了。

鲁迅说过,“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②像所有的文学团体和流派一样,“荷派”在发展(其中还有停顿和中断)中有所变化,是很自然的事情;所可喜者,一是其中的作家除孙犁以外,都正当盛年;二是他们的成长带来的变化,并没有使“荷派”原有的特色消失,而是使它有所发展和升华;三是他们对流派既“不抱虚无的态度”,而又“一贯是反对‘派性’的”^③,相互之间,以各人的新发展新成就相期许,相庆幸,并不拘泥于已经形成的流派,不死抱住原有的成果不放。孙犁就说过,“我总是鼓励一些青年朋友从我这里跳得更高一点,走得更远一点。……如果在小溪之前,出现大溪,而此大流,不忘涓涓之细,我就更感到高兴了。”^④这一番话,既是孙犁这一位老作家的自谦和心愿的流露,也是“荷花淀”这一文学“流派”发生发展的写照。

二

文学史表明,在一个文学流派中,诸作家的风格会各有不同,

① 见从维熙给孙犁的一封信,据《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载《文艺报》1979年11、12期合刊号。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③④ 《人道主义·创作·流派——作家孙犁答问》,《文汇报》1981年第2期。